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The Second Axial Age Series

宗教研究新方法

A New Method in Religious Studies

[英] 唐·库比特 著
王志成 朱彩虹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宗教研究新方法

A New Method in Religious Studies

[英] 唐·库比特 著
王志成 朱彩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研究新方法/库比特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0254-021-7

I. 宗… II. 库… III. 宗教-研究方法 IV. B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2448 号

宗教研究新方法

[英]唐·库比特 著

王志成 朱彩虹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84037602(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数: 1—1500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640×960 毫米 16 开本 12.25 印张 15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021-7

定 价: 25.00 元

总 序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誉之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在雅思贝斯首先提出的“轴心时代”,世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例如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在伊朗有祆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则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降生……他们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思贝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雅思贝斯把人类这些全面的改革称为“精神化”。

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正在酝酿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已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时代”(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也有人称之为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这两个称呼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一是人

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但事情并不停留至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所称的“多元论困境”,或者池田大作所说的“负面重力”。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都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由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对它,“第二轴心时代”是一个恰当的名字。

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新意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等等。这些意识事实上并非全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相反,可以说它们大多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只是处于压抑状态或边缘地位,但在今天特定的现实状况下,它们得以凸显出来并得到了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第二轴心时代的种种新元素并非仅仅在今天才有。毋宁说,这些元素只是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凯迺斯(*kairos*),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它们的涌现既偶然又必然。

第二轴心时代的凯迺斯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十分成熟,但其主

观条件,从目前来看却是大大滞后。旧生活的惯性极大,即便在重重迫在眉睫的压力之下,人类还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模式、老方式生活下去。

为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一场自觉的精神运动。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一些新意识,如前面所提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今天在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已有不少表达。近年来,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浙江大学的王志成教授的合作,已经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宗教学著作,如“宗教间对话之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家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空与光明》;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等等。

然而,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热情、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这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启发了我们:2004年3月,世界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决定合作推出一套丛书,并命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第二轴心时代”一语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她的挑战,最终促成这个时代的诞生和成长。

第二轴心时代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开放的、有待创造的时代,其具体形态如何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此套丛书也是尽可能

开放,广泛容纳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预想、揣测和回应。事实上,她本身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愿她与时代共成长!

是为序。

王志成 陈红星

2006年6月于北京

作者致中国读者

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可以最好地引导我们了解宗教真理呢？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一直以来，人们通常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得到《圣经》、传统或者理性认可的信念就是真信念。只要是《圣经》教导的信念，传统的信念，或者可以由独立的人类理性证明正当的信念就是真信念。

自启蒙运动（约公元 1650 - 1800 年）以来，批判思想的兴起连同我们对各个宗教的历史和多样性的进一步理解已经摧毁了这一旧的方案。然而，把宗教研究放在一个新的、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努力仅仅取得了十分有限的胜利。

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一种新方法。我认为，宗教是这样一种尝试：理解人类处境，并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表达对我们的处境的一种适切回应。关于我们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生活所持有的深度信念，日常语言作了最好的指示。因此，通过研究日常语言在我们的毕生生活中的变化方式，我们就能够瞥见我们自己的宗教信念的发展方式。

本书收录了我关于这个话题的最新作品和最初作品。在《宗教研究新方法》（写于 2006 年左右，本书上篇）中，我试图厘清宗教研究新方法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期待它告诉我们什么。在《日常话语中新的生活宗教》（出版于 1999 年，本书下篇）中，我试

图表明西方宗教思想如何将其焦点从上帝转向了生活。在此过程中,基督教在定位上变得更加世俗化。我希望,我所讨论的内容不仅对于英语中发生的最新变化是正确的,对于汉语也一样。

再次对中国读者致以热情的问候!

唐·库比特

2008 年于剑桥

目 录

总 序 / 1

作者致中国读者 / 1

上篇 宗教研究新方法 / 1

导 论 / 2

第一章 定义 / 11

第二章 新方法的背景 / 21

第三章 如何创造宗教真理 / 34

第四章 日常语言 / 40

第五章 新方法有多严格 / 53

第六章 新方法之结果的地位 / 60

第七章 基于证据的、民主的观念史 / 64

第八章 新方法 with 宗教短期主义 / 69

第九章 找到自己的宗教 / 72

下篇 日常话语中新的生活宗教 / 77

导 论 / 78

第十章 “生活”的新义 / 87

第十一章 “生活”的谱系 / 96

第十二章 与生活关联的方式 / 123

第十三章 生命神学 / 136

第十四章 生活是什么 / 149

第十五章 生活、存在与上帝 /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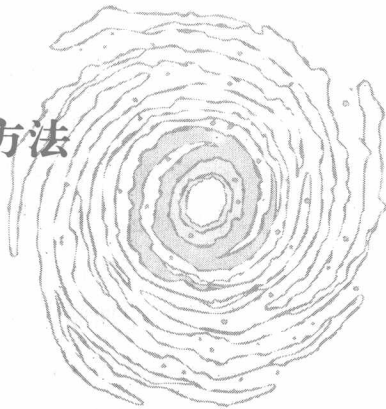
人名对照表 / 175

译后记 / 180

上

篇

宗教研究新方法



导 论

作为一门学科,神学及其更年轻的相关学科,宗教或者宗教研究,如今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对这一学科的兴趣仍然强劲,能力卓越的年轻人依然在被招收入学。但是,在过去大约两个世纪期间,在西方主要大学中,神学在学术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已经被彻底颠覆。它常常受到嘲弄。

为什么?主要问题在于:神学自身缺乏一种合适的、受重视的方法来累积明确的结果,并持续地推进知识。在过去,它确实有一种方法发现人们相信的东西,可是如今,它没有了被认可的方法确立和检验宗教真理。大约在250年前,德国大学中的学者们开始运用历史批判的新研究方法撰写教会史。在接下来的50年中,同样的批判方法也被运用于《圣经》,然后被运用于教义史。从那时起,神学已经欣

然成为一门富有影响力的历史学科。你可能说,为什么不呢?毕竟,没有人怀疑历史批判方法在思想上是值得尊敬的。普通人都理解它,因为它本质上接近在律师和新闻工作者那里司空见惯的事实检验方式。不足为奇,最在行的神学家在使用历史批判方法时仍然带着某种骄傲,并把它看做是他们自身学术地位的安全保障。

如此一来,很可能有人会问,历史批判方法为什么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让神学受益。主要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在开庭调查中,当我们着手收集所有有用的证人,听取他们的证言,反讯问他们,然后尝试重建实际发生的事件时,我们发现自己受到两个很大的限制。首先,我们在判断过去事件的不同重现之相对可能性时,必须使用自然主义的假设。如果我们不得不允许在任一时刻都有可能发生奇迹——简言之,如果逻辑上可能的任何事都会发生——那么对于所发生的事进行的每一个不同的假设之相对可能性,我们所作出的所有合理判断都不能成立。那意味着,为了做到合理,为了作出可能的判断,历史批判方法必须始终如一地对事物的运行方式作出非宗教的假设。其次,就像法庭一样,批判历史只能作出可能的裁决。这种可能性在某些案例中非常之高,以致得出的结论如律师们说的,超越了“所有合理的怀疑”,但是甚至在那样的例子中,依然缺乏纯粹的必然性,而传统上认为这种必然性对于超自然信仰是必需的。^①批判方法总是向我们表明,宗教是属人和历史性的;它决不能让我们确信,一个教义是超自然地给予我们的,并且具有永恒的真实性。正如法庭上的裁决

^① 克尔凯郭尔最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写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1846)。简而言之,一旦你开始根据现代的历史批判方法来研究《圣经》,那么旧的、强硬的、无条件的、教条类型的信仰就宣告结束。

可以并且常常被随后的复审成功地挑战和推翻,批判历史学家的一致判定总是可以被随后的学术争论推翻。

在前批判时期,教会教导说,各卷圣经“有上帝作为它们的作者”。人们曾经认为,可以从《圣经》中直接推出基督教教义。换个说法,教会的教导可以由《圣经》证实。《圣经》本身可能不是教义性论述,但至少你可以依靠它支持教会教导。一旦人们承认历史批判方法可以被运用于《圣经》,这种朴素的圣经观点、圣经的来源以及它的教导权威就崩溃了;并且历史批判方法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已经被它摧毁的素朴却强有力的宗教真理观。它将旧文本牢牢地置于历史语境中,并表明不同的人过去可能相信什么;但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思考什么,它只能刻意表现得中立。

因而,由历史批判方法所带来的学术神学的主导地位在过去两个世纪已经慢慢地让这门学科变得苍白无力。它的方法是自然主义的,使用这一方法获得的任何解释都无助于让有关超自然信仰的命题更加可信。相反,历史批判方法最终必定让那些使用该方法的人走向被称为宗教自然主义的主张:整个宗教传统最终必定被渐渐视为一种人的创造,它和文化的其余部分一起随历史发展而发展。由于学术争论和重估从未终止,职业神学家往往让信念永久地处于悬置状态。他们不能断然委身于某种理论,因为明天合意可能再次改变。

尽管在理智上作出了巨大努力,学术神学不能做任何事情以延缓自法国革命以来宗教的衰落。它的确已经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宗教传统的历史,但所有人都知道人们在轻蔑地说“你是历史”时所指的含义。他们的意思是你是死的,不再是活着的一部分。你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神学作为一门学科曾经被历史批判方法接管,那一时期正是康德、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约

1780-1840)的时代,这个问题由于这一事实而变得复杂。正是在这一时期,上面永恒的“超自然的”或者“理智的”秩序死亡,并开始在哲学和宗教中永远地消逝。在柏拉图思想统治时期,有一个在上的永恒真理的世界,和一个在下的变化的世界。如今,只有历史,一个不停地改变和再解释的领域,在其中决不能抵达安全的“闭合”。但是,除非抵达闭合,否则信仰的确定性不能得到证实。

在大学级别上研究过现代神学的人在这一点上会回想起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和他之后一长串神学家的一致坚持:对《圣经》和基督教历史持一种彻底批判的态度是和正统超自然信仰相融的。回想起来,这种观点尽管依然为人们广泛持有,但它是骗人的、荒唐可笑的。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承认,转向历史批判方法意味着同样转向伴随它的彻底的自然主义。

如今,理智上没有通道从历史证据到达超自然信念,也没有希望通过科学或者哲学方法合理地任何一种超自然信念辩护。如果你怀疑这一点,那就考虑(在教会中依然常见的)我们用来谈论灵、与灵的沟通、灵向我们心灵的显现、灵临在“于”我们心中以及灵的活动的词汇。你能设想这里谈论的一切成为现代科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一部分吗?不,你当然不会这样设想。没有任何可能性。官方教会神学是正统的,并且具有强烈的实在论倾向。它是一个死亡的学科,实质上干的是种种浮华而不诚实的事,目的在于隐瞒它自身奇怪的异化状态——坚持“实在论”却完全缺乏实在性。它是一种“遗产”学科,它完美地维持我们的宗教传统,却毫无生命。

在这些情况下,我希望你对我提出的一种新的宗教研究方法感兴趣。这种方法确实传达有趣的、最新的宗教真理,确实能够

给你带来很多益处,并让你快乐。它也是一种相当客观的、理性的、经验的方法。任何人都能够学会使用它。

这一切听上去似乎太好了,好得让人难以置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问题有好几个。放弃超自然主义要求我们从神学转向宗教。这里的神学就是一般理解的神学,即教会神学,它是一种官方学科,为自己作出超自然宣称;宗教以现代方式理解就是一种共同的人类表现活动。我们会发现,宗教真理在普通人的对谈交流中并通过这种交流持续地发展出来。

传统教会神学包括整个系列的超自然宣称。教会是一个为神建立的社会,被神圣地委任去看管、保卫、解释和宣扬上帝委托它的关于“拯救性真理”的特殊启示。神学家研究、讨论、解释教会信仰,并为之辩护。他们应该服务于教会的利益,他们的表现严格根据他们的政治忠诚来评估:“保守的”、“自由的”或者“激进的”。如果他们逾越工作范围,教会就有资格惩罚他们。

我不是要提出任何可能鼓励这种神学的东西。它已经结束。取而代之,我建议我们应该研究宗教。我要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传达一种类型截然不同的宗教真理。我们把宗教视为人类尝试确定我们的基本生存状况、与之交涉、与之达成一致的方式。具有哲学传统的宗教可能把这些状况概括为“短暂性、偶然性和有限性”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其他人则可能把它们说成时间、机会和死亡。在普通人的言语中,人们在谈论事情、万物、它、一切、生存、命运、定数、幸运、生活以及(当然还有)上帝时,天天讨论这些问题。在更早的时期,人们只是以许多依然幸存的习语谈论“天命”:想想哈代(Hardy)说的“众神之首结束了他和苔丝玩的游戏”。

如你会在后面见到的,我提出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日常语言来